

## 走过青春



● 腾飞



● 蛮婆蛮汉



● 斑马姑娘



● 阖家欢乐

作者系北京知青王俊林

## 捡黑枣

徐明辉

1969年元月15日,我离开北京,来到安塞楼坪鲍家湾生产队插队。

刚来到农村时,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分不清绵羊和山羊。村民告诉我,身上卷毛、尾巴扁圆的羊是绵羊。队里养的多是绵羊。

我是近视眼,为方便干农活,劳动时摘了眼镜。有一次上山砍柴的途中,光顾看风景的我渐渐与村民拉开了距离。走着走着,我发现小路上有许多圆圆的东西,像黑

枣。我小心翼翼地将其一粒一粒捡起放进裤兜里,舍不得尝一颗。当时我心想,回到窑洞与同学们分着吃。

我越捡越高兴。当我到达砍柴的地方后,并不感觉累。村民看见我兴奋的样子,一直夸北京娃娃真不孬,上了这么高的山一点也不嫌累。

当我砍完柴准备下山时,只见一群羊悠闲地朝我走了过来。这时,眼前的一幕

让我惊呆了!只见几只羊同时站在山坡上拉黑枣,另外几只羊边走边拉,黑枣散落山坡。

当时我就傻眼了!心想我出大洋相了!我急忙掏出黑枣与羊粪对比,真是一模一样。仔细对比,黑枣中还有一些没有被羊消化了的草渣。我哭笑不得,随即把裤兜里的羊粪倒得干干净净。

这件事在我心里藏了多年,从没和别人说过,因为怕别人笑话。

## 磨面

郭丽媛

1969年元月,我们北京知青来到下坪公社李家砭村插队。当时,国家每月给我们每个知青供应45斤粮食。延安蟠龙粮站不供应成品粮,只供应原粮,其中包括玉米、谷子、小麦、高粱,而且只供十个月。每逢月初,我们知青就要赶着驴车,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步行17公里,到蟠龙粮站购粮。

我是知青集体灶的炊事员。每月从蟠龙粮站购买原粮后都自己加工成米、面。当年,延安农村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。没有电,更没有钢磨,加工粮食全靠人工推磨或用驴拉石磨石碾。

当晚,我们到村民李海胜家借了加工粮食的器具,准备次日加工小麦。村民王淑珍,中等个子,胖胖的身体,圆圆的脸盘,性格开朗,大家都称她胖嫂。胖嫂知道我们次日要加工面粉,就跟着我们来到女生居住的窑洞,帮我们做一些磨面前的准备工作。

磨面前,需要把麦子里的石头等杂物用簸箕簸出,然后再把麦子浸湿,最后才能

加工面粉。

大家抬出一袋麦子。胖嫂手拿簸箕帮大家簸起来。麦粒在胖嫂手里的簸箕中,随着胖嫂有节奏地一抖一抖,翻到空中又回落到簸箕里。这一过程中,那些瘪的麦子、尘土和石粒随着麦粒的腾空、落下,从簸箕里飘到地面。

“我来试一下。”我看了一会儿,便跟胖嫂说。

胖嫂把簸箕递给我,我将麦粒倒入簸箕,学着胖嫂的样子上下摆动簸箕。可是只见麦粒在翻来翻去,就是不见瘪麦子和脏土从中分离出来,反倒把麦粒簸出不少。

“双手拿稳,双臂夹紧簸箕,手腕用力,让麦粒由外向里翻。只有这样,瘪麦粒与尘土才会飘落在簸箕外面。”胖嫂见状教我。

经胖嫂指点,知青们纷纷效仿。不一会儿,我们就完成了簸麦粒的工作。随后,我们又给麦粒淋了少许净水,将水分揉匀,

明天就可以加工面粉了。

“为什么加工小麦前要将麦粒浸湿?”对麦子淋水这一道工序,大家都很疑惑。

胖嫂解释说:“麦粒淋上水后,加工原粮时面粉不再飞扬,不会呛人。”

次日清晨。我们拉来队里的驴,把浸好的麦子抬到磨盘前,套驴推磨。村民见知青首次加工口粮,就纷纷来看热闹。可在现场,小毛驴不听指挥,无论怎么赶,就是不拉磨盘,只是站在磨道上,伸长脖子吃着磨盘上的麦粒。村民见状哈哈大笑:“憨娃娃,驴眼罩没带上。”妇女主任耿玉英和胖嫂从人群中跑出来,拉过毛驴,卸下驴架。耿主任一边笑一边说:“驴推磨,要先给毛驴套上驴套圈,再架驴架。还要给驴套上口套、笼头,防止驴闻到粮食味偷吃粮食。驴转磨时间长了会发晕,给驴戴上眼罩,驴看不到路就一直拉磨盘,当直道行进。就不会犯晕。”

用了半天时间,加工出口袋面粉。望着雪白的面粉,虽然很累,但是挺有成就感。

## 插队离京那一刻

冯军

当年陕北插队,距今已有54载。从北京站开出的绿色列车,已驶过人生万重山!但那一刻的场景、声浪,将永世定格在时代的魂魄里!在迎接北京知青赴延插队55周年之际,当年的游子愿把曾经的心潮倾诉人间!

——题记

1969年2月6日,是我们赴陕插队离京的日子,永世难忘!

清晨7时许,我和妹妹冯志伟从家动身时,母亲伤感而无奈。后来才听说,我俩走后,母亲望着屋门许久,半晌才说:“听见门外电车驶过,把儿女和我的心一块带走了……”

当我们到了学校,朝阳初升。小学生们已经站成两排,夹道欢迎我们。一进校门,我们胸前就被老师们戴上大红花。

那个准备伴我启程的行李箱上,也被插上了一根精心修剪的木棍。旁边贴着一

张纸条:“听说你去陕北,那山里山有狼,带上这根梢棒,以备防身!”别人告诉我,这是两位初一男孩送的。晨光中,我的双眼顿时模糊……

在我登上大轿车的一瞬,前来送行的师生们都举起了手中的红花,校园顿时成了初春的花坛。

来到北京站广场,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上千人。我和妹妹走向站台,前来送行的亲人已在这里等候我们。我看到了刚从五七干校请假赶来的爸爸和二姐。

上车铃响起,我和妹妹急忙跑上车厢。

终于,开车铃声骤响,汽笛轰鸣,妹妹忍不住号啕大哭。那痛哭,我从未见过!几乎同时,全车厢、整列车、站台广场上,都传来了撕心裂肺的呼喊、尖叫、哭嚎。那场面,那声浪,那挤在车窗口的泪脸、笑脸,那随着列车涌动的人流、声波,强烈冲击着我,令我热血沸腾,目瞪口呆!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如此震撼的场面!在这光影声涛

间,我不知何时也流下了眼泪!

火车已经开出北京站很远,窗外已经不见城市踪影。山川依依,悲声渐息,可妹妹仍在抽泣。同行的女生都来相劝,同班的男生也来安慰,令我尤为感动。毕竟妹妹才16岁啊!在那动乱不安、又缺乏思想准备的情况下,远行千里,实属不易。我拿出妈妈送的新毛巾,帮妹妹擦去泪痕。所谓睹物思人,这一瞬间,我又想起了母亲,想起了北京的老父老亲。再见吧,妈妈!再见吧,北京的父老乡亲!再见吧,妈妈!再见吧,北京的老父老亲!

车过丰台,车厢内已恢复了欢乐。广播中飘出“到农村去,到边疆去……”的乐曲,相邻车厢中有人拉起手风琴,吹起竹笛,邻座打起了扑克。车窗外,朝阳灿灿,我们的目的地——陕北保安,远在前方……

如今,50余年的人生车程已过万重山,但插队离京时那惊心动魄的场景,那排山倒海撕心裂肺的呼喊,那电击石火雷鸣顶顶的感受,却永世定格在时代魂魄的画页间,激励着我们在人生的征途上不惧困难永向前!

## 第一次生产劳动

高澎生

插队不久,我和知青们就经历了第一次生产劳动——担粪和积肥。

春节过后没几天,生产队召开社员会议,布置春耕前的积肥生产劳动。会上,队干部特别叮嘱知青要在积肥劳动中好好表现。我代表知青也慷慨激昂地表示,一定不辜负贫下中农对我们的教育和期望,听从生产队的安排,无论吃多大苦受多大累,也要保证完成生产队给知青布置的任务。

第二天早晨,天还没大亮,我们七个知青便来到村口集合。队长罗文银吩咐我们到保管员那里领挑肥的担子。

生产队的生产工具都存放在一孔很深的土窑里。来到土窑,保管员给我们每人分发了一根扁担和两只类似装粮食的斗。扁担两头各系麻绳,麻绳下端系有铁钩,铁钩勾住两个斗,就是担毛粪的工具。

我们挑着担子,跟着罗队长来到社员家的茅厕开始劳动。

社员家的茅厕都十分简陋,低矮的土墙内有一粪池,上面铺着两块石板。一进茅厕,臭气熏得大家眉头紧皱,无不掩鼻。可当大家看看罗队长,发现他无一丝不悦。只见他已经开始用长柄粪勺舀着粪汤,将其倒进粪斗里。

随后,他让我们照着做。

我们几个面面相觑,竭力克制欲呕的生理反应。可再怎么不适,也得干啊!

我屈身用粪勺在粪坑里舀出粪汤,倒入粪斗,等到粪斗约八成满的时候,我便挑起担子跟着罗队长上山了。其他知青也跟随其后,沿着羊肠小路上山。

这小路崎岖不平,不知要走多少“Z”

字形的路,才能到达山上的积肥场。更要命的是这一路没一处平缓地面,想摆挑子歇会儿都没可能,只能右肩累了换左肩,就这么双肩轮换躬身前行。

就在这时,伦子突然倒地,粪斗也随即翻倒,粪汤全流了出来。伦子爬起来坐在地上大喘着粗气,队长见状,突然对伦子吼出一句:“这些都是粮食!”我们听了先是一愣,但一想没错啊,粮食是在粪肥里长出来的。快晌午时,我们总算将粪挑到积肥场,倒在了积肥坑里。然后如释重负,纷纷倒在地上休息。

罗队长见状对我们说:“晌午不用干了,回家好好休息。”

到家后,大家脱去上衣,双肩都磨得又红又肿。这时候,有知青抱怨劳动的辛苦。我说,既来之,则安之。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,贫下中农能干,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干?说着,我们就争论了起来,最后也闹得不愉快。但无论怎么说,大家都没有逃避这场劳动。虽然这活儿又脏又苦又累,但大家都经受了考验。虽然担毛粪把我们累得够呛,真想歇几天。可由于新庄沟有几百亩土坡耕地,全庄只有二十几个劳动力,加上知青也不过三十余个,地多人少,而时令紧任务重,社员们都起早贪黑地积极出工,我们当然也不能自甘落后,也都积极参与到这场积肥战役中。

第二天早上,队长告诉我们五个知青不用担毛粪了。我们被安排到驴圈捣粪,印有文和杨栋被安排牵驴送粪。

驴圈在村庄下面的沟畔上,约20多平方米,四周有1米多高的土墙。陕北的一

月还是很冷的,圈里地面上的粪土冻得硬邦邦的。我们虽然穿着棉衣棉裤,但仍冻得瑟瑟发抖。

我们各自挥着老镢头用力砸向粪面,要连砍带砸好几下,才能将冻硬的粪土砸成巴掌大小的粪块。再将每一粪块用镢头捣碎,然后用铁铲铲出圈外。圈外立有一个长方形的铁筛子,将捣碎的粪土扬过筛。颗粒小的从筛子漏出待装,颗粒大的要继续捣,一直捣到碎如米粒方可运装。将碎粪装入用干草编织的草袋,装满后再用细绳扎紧,然后再用力把它架在驴背上,驴背左右各架一袋。印有文和杨栋两位知青各赶着一头驴,沿着昨天担毛粪走过的崎岖小路,上山送肥。

大约半天时间,我们负责捣粪的五个知青已经捣出了一半粪肥。我们流出了汗水,浑身热气驱散了寒冷。收工的时候,我们的手掌上全磨出了血泡。虽然这活儿又累又苦,但大家谁也没有埋怨,都是默默地干着,没有一人偷懒。

我们就这样连续干了三天,积肥战役终于胜利结束。晚上开会时,队干部对我们全体知青提出了表扬。杜大叔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:“你们今后要再接再厉,迎接春耕生产。贫下中农都看着你们的表现,将来你们离开这里的时候,我们会对你们的表现进行评价。”

能得到贫下中农的一致好评,我们知青的心里都热乎乎的。这将激励着我们在今后的生产劳动中继续经受考验。

积肥运动是知青插队期间经历的第一次生产劳动。其不但锻炼了我们的身体,也使我们增长了生产知识,还开阔了我们的眼界,更让我们从贫下中农那里学到了以队为家、吃苦耐劳的精神。